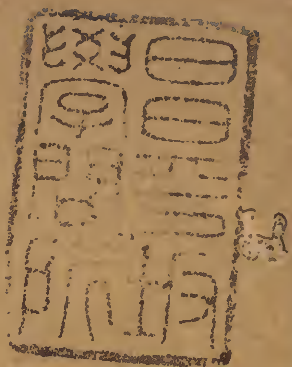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百二十八之冊 止



漢書門			
三	一	八	二
二	四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二	二	漢
九	三	三	書
函	一	二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32)		
函號	279	3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李遠曰太史公天官家與日者
龜策二家相為出入故著其傳

華亭

徐李遠
漢章文庫

陳子龍

測議

董份曰龜策傳圖博精雅其文不空而為禱之生補耳劉知幾曰子長列傳

大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
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
據禱祥陰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
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其所編者
惟人而已
至於龜策
異物不類
肖形而輒
與黔首同
科但謂之
傳不其怪
乎且龜策
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
與八書並
列而定以
書名庶幾
乎同聲相
應者矣

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
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
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
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當寶藏著龜，又其大
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
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
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
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

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
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
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
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
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
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
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

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
 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
 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
 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筮策定數索隱曰
 手執著分而劫捷謂兩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
 之故云筮策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乎遠曰此微刺世漢
 隱非太史公不能作周公
 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
 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卒受彤
 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家其禍竟流

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

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

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

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音倍音信信頑祥

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

五古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

事問其長老云龜千年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

聲相近或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于歲而

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嘗畜龜飲

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子龍曰龜策傳宜載古之善占者如後史方技傳之例可也。褚少孫止泝宋元王一事宜末。劉子玄之譏矣。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

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

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鬼絲索隱曰蓍音逐甯反

蓍音蓍即蓍蓍蓍音蓍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鬼絲之下

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鬼絲

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籊也蓋然火燭之而籠罩其上音籊

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

八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

松根也食之不歿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

龜守之其上嘗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

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下
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
上著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
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
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
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
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龜也。記其
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

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淡藏之見

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

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

致令岸枯也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

蚌中映蠶伏之

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映龍屬也音決

王者得之長

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卜

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

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

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

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

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溪山大

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

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

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

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嘗巢於芳蓮之上。左脅

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干。得我者匹夫為人君

一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

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待。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中。龜

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也。狀如有

誕音炭。言求龜者齋戒以待。但誕然也。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索隱曰：佗音徒。求之。三

宿而得繇。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不可敬歟。南方

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歿。移牀。龜尚

生不歿。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

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

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

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

事連類衍

二子言

中韻語

似諸

筆必

戰國

記亦

不

一書研輯曰

以計殺諸公子無強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一

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

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

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

曰今寡人夢

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

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

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

徐廣曰式

音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

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

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

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

夜為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龜策列傳

七

視月觀斗
言之恐只
是夢之夜
耳

曰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自雲壅漢萬
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
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
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
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
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
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
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壯子曰得自使
龜圖五人
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

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當無見風雨晦冥雲
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
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擊見元王延頸而
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
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
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
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
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

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

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方月，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

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
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
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
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歿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
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
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
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
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
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說。索隱曰。誕音
山。彌切。謾音

漫又並
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

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
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
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玉聽臣。臣請悉言之。
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
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
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
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譌詐。草木之怪。謂之孽也。傳爲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正義曰：耰，覆種也。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正義曰：論文云：圓者謂之國，方者謂之原。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

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索隱曰：拌，訓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子龍曰：珠玉與龜同為國之鎮寶，故比類焉。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

此曰此
文古

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微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祭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紂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滿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佞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桀樂萬歲，或曰未幾，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紂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

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以善，意作室不繇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羹。

索隱曰：記曰：羹之有葉者，用挾挾者，謗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脗。
脗音衡，脚脗也。
 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

索隱曰：事周太子歷，在歷父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五云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二季遠曰：是伯也，言之誤也。

將以昔至明陰毓活之徐廣曰毓一作毓也與之

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

王病歿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鄩自

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身歿不葬頭懸車軫四馬

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涪湯徐廣曰涪音是人

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

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

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葉舉事

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

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

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

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

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

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

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

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

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嘗桀為瓦室世本日昆吾作

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紂為象郎發絲灼之務

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賦斂無度殺戮無方

殺人犬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

天帝爭疆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灰諛者在

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

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

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

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

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

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

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

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

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

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也元王大

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案皇曰悉欲神之以

之光明著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

雉及與驪牟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割之身全

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割其下之正割其創正義

龜策列傳

日音理達於埋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

創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

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

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

曰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

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

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

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學

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嘗士有適然其故

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

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

渠蠶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

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蠶門射法也禹名為辨智而不能勝鬼神

地柱折天故毋掾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

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

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郭璞曰蝟能制騰

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蟄也○正義曰即且即吳公也狀如蚺

得一枚曰神龜能見要於元王而不能自

微立

龜列傳

而大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

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虛法甲子旬

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

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

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黃金有疵

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

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

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

三瓦而陳之主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以應之天

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乃

生也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

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

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

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

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

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十二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

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一月

王維禎曰
按丹述此
重複甚繁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四月首仰索隱曰：音魚兩

反謂兆足開索隱曰：音琴於首仰大索隱曰：音魚

首伏音免五月橫吉首仰大正義曰：音免謂兆

而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卜

暮昏龜之微也。索隱曰：微音叫。不可以卜。庚辛可

以殺，及以鑽之，嘗以日旦，被龜索隱曰：被音廢又

雞卵摩正義曰：以嘗月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正義曰：以嘗月

雞卵摩徐廣曰：一作而祝之，乃持龜而逐之。若嘗以為祖索隱曰：一作

祖法也。言人若巳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

以荆若剛木土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

合依劉氏說，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

之用厭，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

不祥也。煇黃索隱曰：梁米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

煇黃以梁米雜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

黃若色焦及黃，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

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

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龜策列傳

卜先以造

徐廣曰音竈也

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

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

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

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

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

徐廣曰音策

莫如汝

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

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

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

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

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脰。內外自隨。可

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

節折不死。首仰足脰。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

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

得呈。兆首仰足脰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脗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脗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脗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脗外首仰不去自去卽是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脰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脰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脰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

開若橫吉安。雨首仰。不雨首。橫。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效不甚者。卜曰瘳。不效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效。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胎。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

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
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
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
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效繫者不
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盜不
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
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效繫者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病篤或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日首仰足脰以占病不疾繫者久毋傷也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

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隊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日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

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日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

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

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

雨霽雨霽大吉

命日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效。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脰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效。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效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效。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

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命曰首仰足胘外高內下。下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求病不效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宗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獵不得行行

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徒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無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效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聞盜來不來徒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
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
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於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萬無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
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

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雲齊大吉
命曰頭仰足於內外自隨下髮病者甚不死居官

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
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木來卜
病者過一日毋復或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

出日辭吉四快自非以占病病甚不死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愈，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若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下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於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極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口實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不於世不入，禍罪聞言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

余有丁曰：凡言此者，必當時有象而繫之，以此詞今無象特存與占耳。

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疾繫毋罪行
 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得病不疾繫毋罪行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疾難起繫留毋罪難出
 亦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
 憂不憂以下有求不得病疾難起繫留毋罪行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疾繫留行抵罪行不
 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疾留繫
 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疾病不疾難起繫留
 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疾繫
 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
 日不疾其一日乃疾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
 不死其一日乃疾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歿

卜輕失大三日不效曰祭水曰

首仰足脰以小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

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稽先生所取太卜經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無辭重給無足味是此六十

七條別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故也內者男

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脰

者生足開者歿行者足開至足脰者不遂行者足

脰不行是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脰者不得繫者足

脰不出別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歿者內高而外下

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或

能託夢不能託其足

此雖稽先生所補存之可以見太上之舊但似秦漢間書非三代書也

外書此
問書非王
外書卷第
太乙之書
之可以以
去也亦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論其以
論其以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其也亦不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劉議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素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鷄狗之聲相聞

民各甘其食大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

來必用此為仿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素隱曰輓

音晚字通用

楊慎曰將
信口說而
先引老子
破之以為
以不然此
徒史雜文
手也

史記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

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材竹穀索隱曰穀音谷唯尸穀木名皮可為紙繡山中紆可以為布音繡紆音紆

今山間野紆亦作芎○了龍口此言鹿玉石山東多

山西蓋指褒漢之間故多材竹也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柶梓索隱曰南

音二子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犀瑋瑁珠璣齒

茸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

羊旃裘筋角鋼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正義曰言

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管子凡天下名山五千

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出鐵之山三千六

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金其下有銀此其

山上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此其

大較也索隱曰大較猶大畧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

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

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

物賤求彼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貴賣之易見賤之徵貴難知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貨殖列傳

二

冀份曰授
穀誨猶順
出整齊則
源之管鄭
是也商韓
則也

劉辰曰
貴之徵賤
易見賤之
徵貴難知

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

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

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索隱曰辟開也通也

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

徐廣曰瀉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

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

輻奏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

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尊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歛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

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人治民有輕重之

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廩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

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

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

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

歸有光曰
此非有激
安得如此
云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
壤壤皆為利往夫而乘之王萬家之疾百室之君尚
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字遠曰此言
譏切當時也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士乃用范蠡計然徐廣
曰計然

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則案范子
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

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計然吳
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

倪之與研是一人計然曰知黷則修備時用則知物
聲相近而相亂耳索隱曰言知
時所用之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
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
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買
人早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

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
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
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

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下不減三十則農末
也息幣即無歲
羅洪先曰

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
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
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

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
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索隱曰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
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貨殖列傳

四

按二十
九十八
皆言十
按完者
無不有
也息幣
即無歲
羅洪先曰
予讀貨殖
傳見所謂
入棄我取
入取我與
語遂悟為
學法蓋學
能知人所
不能知為

文能用人
所不能用
即此意也

何良俊曰
范蠡列在
貨殖傳本

傳只載貨
殖事若伯
越諸謀畫

與越事相
連者則附
可越世家

申其救中
子殺人事
不附在後

史記本史
作史法

身計

身計

身計

乘時取之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

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

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

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語欲用之

家乃乘扁舟索隱曰國語云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

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罍夷也用

不忤於之陶為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

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

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

治產積居與時逐索隱曰韋昭云而不責於人

謂擇人而與人不負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上

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

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

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沽者猶居也七十子之徒

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糲糠索隱曰匿於窮巷子貢

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史記

貨殖列傳

貨殖

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

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

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子龍曰：此即平準之所自出也。太陰在

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

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

曰：貯律。二首。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

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澶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

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

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

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子曰：頓，魯之第士也。耕則嘗饑，桑則嘗寒，開末公富往而問術焉。朱

公告之曰：子欲速富，黃金覆五，若法是乃適。西河大畜

牛羊於猗氏之南，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倚頓。○索隱曰：鹽音

古。○正義曰：按猗氏，蒲州縣也。其東鹽池，是畦鹽作

倪思曰：樂時變與盡地力相遠，雖以此治天下可也。人棄我取，亦老子所未言。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六

畦若種葦一畦天雨下池中。郭淡得功。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六尺許。坑日異之。五六日則成。蓋若白礬

石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戎業與王者身富焉。氏保。韋昭

曰。烏氏縣名。屬畜牧及衆斤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安定保名也。

王。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戎王什倍其。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

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

谷則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子龍曰。此本上命。不復數。秦始皇貴之。不然。以時與列國講而巴蜀

能無犯關。出財物之禁乎。其先得丹穴。徐廣曰。丹

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其名。其先得丹穴。治後出

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亦而擅其利。貞女山在涪州采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

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

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

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

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

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貞以為上

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言本富為

言本富為

言本富為

言本富為

言本富為

按今所
北邊關
亦時有
之

茅坤曰太
公史只因
無錢贖罪
遂下蚕室
故此多感
悽之言

董份曰序
海內土俗
處錯綜橫
佚包括宇
宙指數歷
歷其文尤
妙

貨殖列傳

也。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奸邪。及秦

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貨

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櫟邑北郤戎翟東

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

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

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庖。徐廣曰：音支。烟

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中郡也。竹木之器南御滇焚

焚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

通唯褒斜縮轂其口。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縮轂也。

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

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

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束其

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徐廣曰：言隴蜀之貨皆湊關中故其富曉如此。昔唐人

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殷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

人都河南。正義曰：周山平王已上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上地小狹民人

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織儉習事揚平陽陳西

賈秦翟

正義曰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北貢種代

正義曰種在恒州石邑縣種代石北也

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

○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街字以下

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

翟北賈於種代種地邊胡數被寇人民於慎怯

代在石邑之北也

音慨伎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

音寅

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

索隱曰苛時有餘衍也○

聚民得以貿易獲利其民羯狃不均

即今世往往然也

音已紇反羯音慈紀反言其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

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

標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

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索隱曰陳椽猶

澠軹西賈上

黨正義曰澤北賈趙中山

縣名屬河內中山地薄

劉辰翁曰

索隱注陳椽猶經營

繆當是楊姓陳姓因

緣其間得所欲耳椽

緣通

余有丁曰

按如劉說

則楊字當

移在平陽

之下而又

按椽為緣

乃當

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

通係之於淫

風而言之

民俗懷急

徐廣曰懷急也

伊儻利而食

索隱曰推

剽

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

即推剽人

而剽

休則掘冢作巧奸冶

徐廣曰

多美物

徐廣曰美

物

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蹠

徐廣曰跕蹠音帖張晏

日跕蹠也

為跕

游媚貴富入後宮偏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

正義曰洛水本名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

彰水邯鄲在其地

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一作務

上之邑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

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

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

人民希數被寇天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離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

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鄰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縮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縮者縮背之義也

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

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厯

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

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

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闕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虞曰上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乘其器不復歸故有五方

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

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迺小人衆儉

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

東徐廣曰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屬巨野正義曰鄆州芒碭在芒碭

楊慎曰按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語若無若而有餘味與不勇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眾決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史記

余有丁曰
別東西南
北其中又
分都會即
如禹貢分
其山其水
為某州者
由其界中
包括與地
已盡如行
旅逐勝可
畫為圖也
其言縷縷
欲斷欲續
不可分界
而又無所
不載如此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野澤也。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滎水。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芒碭，梁宋二國之

地。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

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成陽在定陶。正義曰：澤在成陽。

○正義曰：澤在湯止於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

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

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楚，吳則有江淮以北，楚風越，楚有吳越之

地，故言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

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

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墟。西通坐巴。正義

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

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

賈。徐僮取慮。正義曰：取音秋，慮音問。徐即徐城。則清

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

州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

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則齊。正義曰：胸縣在海州，故繒縣在

沂州，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

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

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九江，正義曰：九江，江南。徐廣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貨殖列傳

七

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
○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
八十里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
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
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豫章正義曰今長沙正義曰
郡南楚南楚之地耳

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是南楚也其俗大
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

類西楚郢之後徒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
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

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
肥縣廬州

治也言江淮之潮南比俱至廬州也皮革絕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雜

俗徐廣曰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

天多竹木豫章出黃金正義曰括地云江州壽
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

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徐廣曰九疑蒼梧以南曰九

疑山在營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

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

楊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正義曰番禺音番珠璣犀瑋瑁果

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服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

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
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索隱曰

楊慎曰其
心割已包
括取之不
竭自東賈
齊魯南賈
梁楚巴有
谷吳并粵
之意故隨
意所及縷
縷不絕於
只

○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
郎關蓋郎當為徇徇水上有關在余州洵陽縣徐按
漢中是也徇亦作
郇與郎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

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鹵嶺南沙北正義曰謂

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

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

之則草灰而苗無攢也耨除草也果附徐廣曰地理志云羸哈正義

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羸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

驚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東

太史公意班不待賈而足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

無饑饉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徐廣曰音

且墮嬾之謂也○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

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

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偷生無積聚正義曰

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

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

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董份曰文
辭故為無
涯淡以指
斥譏證使
當世不能
解危切中
情事妙不
可言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
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
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
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搃旗。
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
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
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鶩
一作流。其
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

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跣。跣音
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

正義曰。挑
音田鳥反。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

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
夜。冒霜雪。馳阨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
逐。鬪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
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
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
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其終。不餘力而讓
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鹽。若之一歲種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貨殖列傳
一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

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

素封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麥封者食租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悅歲率戶二百正義曰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

百故千戶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二萬之家亦二十

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

陸地牧馬二百蹄索隱曰按馬有足是牛蹄角千書

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龍曰百六十七頭應蹄角千有二此舉成數也

足羊澤中千足氣韋昭曰二百五十頭小居千石魚陂徐廣曰

兩為記也○正義曰言陂澤山居千章之材索隱曰

養魚一歲收得千石賣魚也千章之菽服虔云章方也故而肆亦云言任方章者

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菽大也可以為菽者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

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

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苞蒹徐廣曰苞蒹支鮮支也蒹

赤黃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人皆與

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卷之五 貨殖列傳

楊慎曰進
即博進文
進之謂

史記

卷五十一

三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饗飲食徐廣曰會聚食被服不足
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
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既饒爭時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
時爭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
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次富最下無是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甲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知工工不如商

唐順之曰
此古肆簿

券一經太
史之筆便
是絕好文
守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為醢醢醬千瓠醢醬千瓠徐廣曰

千甌徐廣曰大甌缶○索隱曰音都其反漢書作屠

牛羊莩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薪棗千車船

長千丈索隱曰摠積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棠

村曰章竹竿萬个正義曰釋名云其輅車百乘徐廣

車也○正義曰車一木繩髮者千枚

日輅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

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髹漆即髹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

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髹之轉耳今關西俗

云里髮盤朱銅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厄茜千

貨殖列傳

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素器也。馬蹄數千。索隱曰：卑

謂入膠。一日夜蹄小。顏云：噉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

二百。正若顯胤則云：上六馬二百，蹄與口共千，侯等此

蹄數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牛千足

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

羊莛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

口手指，以別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米

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榻，口疊

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漆千斗，築麩鹽

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飯孫叔敖，鮪魚千斤。

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齊，鮪魚與鮪。鮪千石，鮪千

鈞。正義曰：鮪音族，荷反。謂雜小魚也。鮪白也。然鮪魚

好者，鮪鮪是雜者也。徐云：鮪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

開中頭，尾不相離為鮪。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為

之。棗栗千石者三之。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狐鼯

裘千皮。正義曰：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

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徐

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駟索漢書音義曰：會亦是

日。駟音祖，明反。馬僮也。駟索漢書音義曰：會亦是

僮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會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嘗賣而賣未

賈貴而賣賤，乃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

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

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貨殖列傳

七

余有丁曰
貪賈貴不
肯賣反致
失時故三
之廉賈貴
出如糞土
故五之

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

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淳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

卓氏。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

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唯卓氏曰。此

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駮。駮案

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

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

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然其贏得過當。愈於

織。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

利。過於所資。給餽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怪。恣也。

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

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

貨產列傳

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桀黠奴。逖反。姓名。

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豈將止為刁氏。當奴乎。母。

余有丁曰。發聲。織非織。蓄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僥而盡其力。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儻。音義。

織。非織。蓄語助。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姓名。轉穀以百數。賈郡國。無

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

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

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

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

萬。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

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更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

徐廣曰。窖音校。楚漢相距。滎陽也。兵不得耕種。米石

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子龍曰。當兵與時。而任氏粟不為人所奪。乃得

倉也。

所稱細柳。

金玉者高帝已定三秦也。所謂豪傑者，必是漢諸將也。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

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

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

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

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至斥，侯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各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

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

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齋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

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

用此富。塲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天抵盡諸田田，齋田

蘭韋家栗氏，安陵杜社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

杜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

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

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

以

以

以

以

唐順之曰
宋零碎碎
不拾一物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罽筋九

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

亦作搆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搆家姦事也。而

曲對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譚月之氣。索隱曰漢書桓作脩正義

日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

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

謂摩刀以木酒之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

云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羊胃以木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

馬醫

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

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

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自圭富國計然疆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

封千戶卓

鄭齊名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九 終

史記

卷三十九

貨殖列傳

三

史記卷之六十一

貨賦

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強借筋力

獲齊徐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

性干可卓

莊嚴有主富國信然雖定無參

崇烈此贊口實盡之味亡商景營魏魯善其市

非也以此起博感惡業也而信

一滌之流可許岸以與主林同樂豈也

業願貧無常主計昔誰幾不肖皆

對文近里譽誠北背適壹之泡楚山

之謂暴對然則謂之亂效是計而

史記卷之一百一十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

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

唐虞之際紹重黎

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索隱曰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

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

史記

太史公自序

樓船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叙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

自序及游然休南則黎之後也亦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

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當周宣王時

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司馬氏

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

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

奔晉司馬氏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

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

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

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

司馬氏孫奉皆云名劔以傳劔論顯索隱曰服虔云善劔解所

搏論而劔其後也正義曰互推反如淳蘇林作搏言手

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蘇林曰錯孫靳爭武安君白起徐廣曰靳而少梁

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還

而與之俱賜死杜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

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靳亦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劔賁玄孫印為武節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

劔賁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而劔謂諸侯之

後當略復而劔賁以馬錯之後以系出司

插入司馬印以其豎不欲遺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二

相王王印於殷

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印為殷王

漢之伐楚印歸漢

以其地為河內郡

索隱曰漢書作毋澤

無澤為漢市

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索隱曰案遷陽西北去華池三

名馬門原在同州

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在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

東南有司馬遷冢

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

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

後宜帝以其官為

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索隱曰

公者遷所著書尊

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

上謬矣案百官表

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著撰則令州縣所

於唐都

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

受易於楊何

徐廣曰荀道論

於黃子

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

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

正義曰頌云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

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

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

索隱曰案

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

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馴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

也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

何良俊曰史記序六家要指進道德細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太史公自序

七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夫也子龍曰太史公職在天官故以陰陽序儒

上墨之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黑

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是以其事

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本節用不可廢

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

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索隱曰名家知禮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

萬物索隱曰瞻音豔反漢書作澹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

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細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釋此

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月也各有

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是謂日月也各有

索坤曰太史公分言六家指而歸重十家矣

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歿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櫨也食土簋徐廣曰

土刑糲梁之食張晏曰一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

赤藿豆桐木為棺厚三寸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

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

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

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

曰崇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



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使

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

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

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

索隱曰：各守其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其術以虛

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無成勢，無常形，故能

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故能為

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有度無

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故曰：聖人不可時變。

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虛者道之常也。因者

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群臣並至，使各自

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徐廣曰：音款，空也。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肯自

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

冥冥。正義曰：混混有元炁耀，大下復反，無名。凡人所

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

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

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

神也枝體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正義曰括

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里耕牧河山之陽正義

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案在龍門山之南也正義曰遷及

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事伏生是學

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國葬焉上

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箐山又名宛委赤帝左陽之真承

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英越春秋云禹案貴

帝中經九山東南大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陽之真承

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承

珠其文禹乃東巡登衡人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即

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君水

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

於黃帝之岳岩岩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

死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闕九疑索

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闕九疑

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

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葬

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浮於沅湘正義曰沅

古册文故探窺之亦搜探遠矣州正義曰沅水出朗州

上會稽探高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是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憶是有何奇禹摩子長之

史記

太史公序

七

華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沓溪人迹不列蜀志則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史記

卷一百三十一

印窄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

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輓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

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

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歿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

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大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

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

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

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

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次義之

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

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緬史記石室金

史記

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匱之書

徐廣曰。緇音抽。索隱曰。如淳云。緇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類云。緇謂綴集之也。案石

室金匱

皆國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

帝太初元年

此時述史記。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正義曰

案遷年四十二歲。

天歷始改建於明堂

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

與天下更始

著紀於是。正義曰。太史公司馬自周公卒。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遷也。先人司馬談也。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索隱曰。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

也。上大夫壺遂曰

索隱曰。案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

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索隱曰。是非。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

定猶豫。善善惡惡。

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柯維騏曰
可馬遷述
其先人太
史談雅尊
道家之旨
于前採莊
唐新論六
經之義字
後然則後
之六下

南蒙班固
其先黃
而後六
而後六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
是非故長於治人其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
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
萬人千字當
言滅而去成數字誤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
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西萬四千餘字故
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虛儀但論經萬人千字便為
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

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
已者語
終之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今易無
此語易緯有之
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
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

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被之空言而不敢

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

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誅子不子則不孝此四

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

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

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

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

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

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

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

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乎遠曰史遷為此言

懼有謗書之禍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

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

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空也。正義。陳。深。如。

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

董份曰。居氏春秋。蓋不韋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蓋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以秦古之。久人取其詞。往往如此。

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

董份曰。自革份曰。自此下雜用。韻語最高。古。

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于獲麟也。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因昭非。厥美帝功

也。或因病昭非也。厥美帝功

太史公自序

七

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

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

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

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洹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

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無天下幽厲昏亂

乃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案隱曰豪

音旅師旅也。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

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於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

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

徐廣曰宋義為上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

項羽本紀第七

重份曰班
語多
能乃

董份曰數
語斷項氏
與亡之原
已盡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

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天下未之有

惠之早實。正義曰。諸品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音殞。一日怡懌也。不為百姓

所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

臣洞疑。索隱曰。洞是詞。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

九。聖對立代。秦六國。皆被滅。秦又曰。趙幽王友。大

漢既初興。繼嗣不叶。迎王踐藉。天下歸心。蠲除肉刑。

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

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乎遠曰。觀此知紀中

所見異詞。全于太。亦。不作毀謗語。亦春秋

之旨也。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一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

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實。秦。漢。之。初。八。表。後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

謀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

諸侯年表第二。天。地。人。三。才。之。表。以。示。其。理。之。一。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割。譜紀不明。有司摩踵。驛弱之原。云以世。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割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強作漢興已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諸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

此份曰此
仰王父從
之詞。

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

故禮因人質為之。繁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

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

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疆。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疆者。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者聽律聲。故云聞

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啟泉之師

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三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

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

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

翮忽。正義曰翮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比微細五家之文。佛異。

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維太

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襍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

子龍曰天

官書亦畧著微。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

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用則萬靈罔不

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廣通溝。作河渠書

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

曰。玩音五官反。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

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

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嚮親越。吳國既滅。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

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正義曰。繆音武彪反。言呂尚

畧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麥。毛萇云。番番威勇武貌也。爰饗營丘。不

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

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作遷。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

二

蘇子曰。世家各摘一事見太史公好奇。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昌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嘗解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

以宗疆。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嘉仲悔過。

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賓滅之。齊田起。舜何人。戎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材財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甯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

微。戰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

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

敗，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宋，剔成君生偃。剔音邊。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末世

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

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討，意乃能

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

瑋鬯作晉世家第九

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

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

元，懷王容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

之義作楚世家第十七

子實稱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于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

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

斷髮黿鱉與處。索隱曰：黿音元，鱉音鼈。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

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勾踐夷蠻

以其德滅疆，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

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永王人是議祭仲要盟

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于韓

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驥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為反

以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王父生縛

既歿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

家第十三

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

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中霸道作

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

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

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出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宜能撥濁

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

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子龍是時

帝方表章六經。繼聖緒。故太史公刻孔子於世家也。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

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疆。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

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目涉發難。作陳涉世家

第十八。子龍曰。三代以來。從無以匹夫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比之湯武。春秋雖非倫乎。著

始則也。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納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負貴。

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

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于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

都彭城。以疆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

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

乃王琅邪。休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

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

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與。

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鴈之內淫。禍成主父。

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

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

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

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於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

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

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

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弑京師。而勃反。經合于灌。吳楚之兵。亞

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

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於功。幾獲于禍。

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借擬

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子龍曰三王世家太

史公明言以冊文之善而存之自應無他詳紀其云補作者非也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憫之作伯夷列

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

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端事情循勢理作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

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

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

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

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
子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疆。
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
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

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

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

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

興衰。徐廣曰。一作壤。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

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議平原。如楚

史記

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七

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諳于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逆。索隱曰詢音火候。友謂辱也。而信威于疆秦。推賢讓位。王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疆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疆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于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曾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

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

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漢謀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

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蒯。已又音桴。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藥公不劫于勢。而倍歿。作季

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

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

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納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瀛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川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歸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驍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頓職作南

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

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

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燕徐廣

日一作莫蓄音普寒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

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

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

以上
交長孺

推之則
下壯字
疑當作
莊此鄭
名也概
字下又
疑有闕
文

王懿曰以
仁義許游
漢過矣

薦人稱長者壯有概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

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信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

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云不慨信不

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

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

第六十七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

三王不同邇四夷各異卜

占龜之雜說詞其煩無不能裁然各以決吉凶畧闕

剪妄加穿鑿此篇不卜之也然各以決吉凶畧闕

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

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叔孫通定禮儀則

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益公言索隱曰益姓也音古益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

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

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

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

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禮樂損益則亦畧言難以明辨故作表

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

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即河渠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交

承敝通變竹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

駟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運行無

窮輔拂股肱之臣配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

世家夫教儆不令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索隱曰

言扶義樹黨之士能立功名于當代不後于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五十五篇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相譚

成以示東方朔朔皆亦恐其說未實蓋有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

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畧以拾遺補六藝也成一家之

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于經異

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說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

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也侯

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後世聖人君子

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

亦有樂第七十乎此也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比投書申李下獄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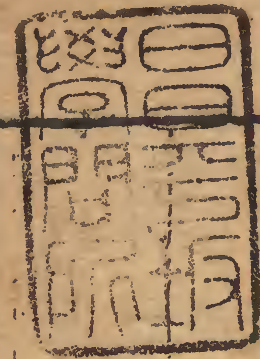
重份曰前已詳著作文之義此史下一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太史公序

史記

卷之三

三



史記卷之一百三十

安政丙辰



